

續資治通鑑

冊
吳

卷之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二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六十二

起重光大荒落四月盡開逢
諸難十二月凡三年有奇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

皇帝

嘉定十四年

金興定五年蒙古太祖十六年

夏四月乙卯復置諸王宮

大小學教授

乙丑命任子簾試於御史臺

戊辰

金人渡淮北去李全遣兵追擊敗之

金東莒公燕

寧與蒙古兵戰敗死山東行省言寧所居天勝砦據

險寧死衆無所歸權署其提控孫邦佐爲招撫使

壬申金左副元帥布薩安貞以所俘宋宗室男女七

十餘口獻於汴都安貞獲宋壯士輒釋不殺用其策

有功金主謂宰臣曰安貞將略固善矣此輩得無思

歸乎南京密邇宋境此輩既不可盡殺驅之境上遣

歸何如宰臣莫對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壬辰

史彌遠等上孝宗寶訓皇帝會要丙申西川地震

金蒙古久圍東平餉道絕金行省蒙古綱奏請移軍

於河南金主命百官議御史大夫赫舍哩呼圖克們

舊作紇石烈胡失門今改等曰金城湯池非粟不守東平孤城無援

萬一失之則官吏兵民俱盡宜徙之河南以助防秋

翰林待制穆延阿固岱舊作抹撚阿虎德今改曰不然車駕南遷

恃大河以為險大河以東平為藩籬今乃棄之則大

河不足恃矣兵以將為主將以心為主綱心已搖不

可使守宜別遣行省規畫軍食金主不能決樞密院

議綱內徙行省邳州監軍王庭玉屯黃陵岡綱率眾

南走蒙古索魯呼圖舊作峻魯忽禿今改邀擊之斬七千餘級綱

以數百騎遁去嚴實入城建行省於府第薩爾達舊作

撒兒塔今改以穆呼哩舊作木華黎今改命中分其城以嚴實撫安

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珪移治曹州于是金不復能

守山東矣攷異元史本紀及穆呼哩傳俱以嚴實入守東平為四月事據金史則五月中蒙古綱始棄東平也今從金

史六月丙寅詔以皇姪福州觀察使貴和為皇子

初帝以景獻太子卒國本未立選太祖十世孫年十

五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恩平故事至是

遂立為皇子更名竑進封祁國公乙亥以宗室子

與莒為秉義郎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璪子也母

全氏家于紹興之山陰初慶元人余天錫為史彌遠

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器重之皇子竑之立非彌遠意

欲有所廢立以沂王置後為各陰求宗室中可立者

以備皇子之選天錫適還秋試彌遠密語之曰沂王

無後宗子賢愿者具以來天錫舟抵越西門天大雨

避全保長家保長知其為丞相客治具甚肅有二子

侍立天錫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也日者言二兒後

極貴問其姓長曰趙與莒次日與芮天錫還臨安以

告彌遠（攷異）東南紀聞云理宗初在潛邸與余天錫同里初生

之異史遂命余薦之權處以小職案天錫慶元人理宗生於紹興非同里也今不取彌遠命召二子來保

長喜鸞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詫其遇彌遠善相

人及見大奇之恐事泄遽使歸保長大慙其鄉人亦

竊笑之逾年彌遠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

之保長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

者最貴宜還撫於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竝立為皇

子乃補與莒秉義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

（攷異）癸辛雜識云理宗

初被選也史衛王嘗國并選宗室子與號十歲以下者各與課筭五行於是就其中選到十人善五行者指理宗福王二命謂衛王曰二者皆帝王之命也於是理宗改訓與莒福王改訓與芮蓋取二國以爲名也又云私引理宗入書院中試令寫字即大書朕聞上古衛王慄而起曰此天命也於是立儲之意以定云案宋史以爲彌遠善相雜識以爲取決於五行及寫字蓋傳聞有互異也今從宋史

軍器監豐城范應旂嘗因召見言曰國事大且急者儲貳爲先陛下不斷自宸衷徒眩惑於左右近習之言轉移於宮庭嬪御之見失今不圖姦臣乘夜半片紙或從中出忠義之士束手無策矣帝爲之動容而不能用 戊寅金殺其左副元帥兼樞密副使布薩安貞安貞先爲尙書省所劾金主謂平章政事英王守純曰國家誅一大臣必合天下後世公議其令覆案之初安貞憂讒嘗以金玉帶遺近侍局爲近侍局所發又以安貞獲宋宗室不殺誣爲謀叛奔宋下詔數其罪併其二子殺之以其祖忠義父揆有大功免

兄弟緣坐安貞之典兵征伐也每自歎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至是果及於難 己卯金越王永功薨諡

忠簡永功勇健絕人涉書史子疇博學有俊才金之

南遷也諸王宗室顛沛奔走疇獨載其書以從時諸

王之禁猶嚴疇潛與士大夫吟咏倡酬不敢明白往

來永功薨後禁稍弛疇始得與文士楊雲翼趙秉文

元好問等相交善然祇奉朝請不語及時事 是月

金上黨公張開

即完顏開

以厚賞誘晉陽公郭文振之將

士頗有亡歸者詔分遼潞粟賑太原饑民開不與文

振奏其事金主遣使諭以各守疆土同心濟難毋以

細故啓釁端誤國事

是夏蒙古主駐鐵門關

遣

苟夢玉通好於蒙古蒙古旋遣使來報

秋七月己

亥金義勇軍叛據碭山旋襲永城行軍副總領高琬

敗之金主命蒙古綱併力進討 辛丑以趙方爲京
湖制置大使賈涉爲淮東制置使兼京東河北路節
制使 丁未修光宗寶訓 八月乙卯知樞密院事
任希夷罷 賜史彌遠家廟 壬戌以兵部尙書宣
繪同知樞密院事給事中俞應符簽書樞密院事
乙丑追封史浩爲越王改諡忠定配享孝宗廟廷
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方先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
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
教化人以爲名言守襄漢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
爲一體通總制司爲一家許國之忠應變之略隱然
有樽俎折衝之風故金人南侵淮蜀大困而京西獨
全旣歿人皆思之 先是金賈益謙建言汴之形勢
惟恃大河今河朔受兵羣盜竝起宜嚴河禁以備不

虞凡自北來而無公憑者勿聽渡是月金主諭樞密院曰河北艱食貧民欲南來者日益多速令渡之毋致殍死 九月癸未立果州團練使貴誠爲沂靖惠王後貴誠凝重寡言潔修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貴誠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斂容史彌遠益異之 金南渡後監察御史多被的決參知政事張行信上言曰大定閒監察坐罪大抵收贖或至奪俸重則外降而已閒有的決者皆有爲而然當時執政程輝已面論其非近日無論事之大小情之輕重一概的決以爲大定故實先朝明訓過矣甲申金主命尙書省更定監察罪名 己丑朝獻景靈宮 庚寅朝饗太廟辛卯合祭天地於明堂大赦 冬十月復滄州 甲寅復以齊州爲濟南府兗州爲襲慶

府 丙寅夏人復以書至四川趣會師伐金 初蒙

古太師國王穆呼哩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

聞之懼遣塔爾海舊作荅海今改監府等宴穆呼哩於河南

且遣塔海甘布舊作塔海甘普今改將兵五萬屬焉至是穆呼哩

引兵東行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穆呼哩以石天應

權行臺守葭而自將攻綏德破馬蹄克戎兩寨夏主

遣瑪爾布舊作述僕今改帥眾會之瑪爾布問穆呼哩相見

之儀穆呼哩曰汝見汝主即其禮也瑪爾布曰未受

主命不敢拜乃引眾去十一月穆呼哩進攻延安瑪

爾布始質馬而拜金元帥哈達舊作合達今改與納邁珠舊作

納買住今改禦之哈達以兵三萬陳于城東蒙古將蒙古

布哈舊作不花今改先以騎士三千趣之夜半穆呼哩命軍

士銜枚潛進伏于城東兩谷中次日蒙古布哈望見

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穆呼哩出伏乘其後鼓
聲震天金兵大亂穆呼哩追殺七千餘人哈達走入
延安城堅壁不出穆呼哩以城池堅深猝不可拔乃
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徇鄜坊等州 庚寅金募民興
南陽水田 己亥四川宣撫使安丙卒命崔與之爲
四川制置使以代之丙握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
南來者諸將多不協和與之開誠布公戒以同心體
國之大義人人悅服軍政始立 金邳州行省蒙古
綱言宿州連年饑饉加之重斂百姓離散鎮防軍遽
征逋課窘迫凌辱有甚於官百姓不勝其酷皆懷報
復之心武夫不識緩急乃至於此請一切所負並令
停止俟明年夏秋收成徵還軍人可量增廩給辛丑
金主命蠲徐邳宿泗等州逋租官吏有能墾闢閒田

除來年科徵歸亳壽潁停閣逋戶租外仍蠲三之一
逋戶田廬有司募民承業禁其毀損以俟來復 京
東安撫張林叛降于蒙古先是李全既併將漣水忠
義益驕悍輕朝廷嘗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
江府喬行簡以方舟逆全大合樂以享之全歸語其
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舩艦舟謀
爭舟楫之利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輳全使其
兄福守之爲窟宅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
十倍全誘商人至陽山以舟俘其貨而中分之自淮
轉海達於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乃聽往諸
郡貿易車夫皆督辦于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
鹽場福恃弟有恩於林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
不分場福怒曰若背恩耶待與都統提兵取若頭耳

林懼其黨李馬兒說林叛林遂以京東諸郡請降于

蒙古穆呼哩以林行山東東路益都滄景賓棣等州

都元帥府事福狼狽走還楚州 十二月庚申知樞

密院事鄭昭先罷 金伊喇福僧嘗言自永安用兵

軍中置監戰官論議之閒動相矛盾不懲其失反以

為法若輩平居皆選材勇自衛一旦有急驅疲懦出

戰寧不敗事罷之為便辛未罷行總管府及招討統

軍檢察等司 閏月辛巳朔以宣繪兼參知政事俞

應符兼權參知政事 蒙古攻金鄜州節度使完顏

祿錦舊作六斤今改都統赫舍哩鶴壽富察洛索舊作蒲察婁室今改皆

死之時石天應擒送金驍將張鐵槍穆呼哩責其不

降厲聲答曰我受國家厚恩二十餘年今有死而已

穆呼哩義之欲解其縛諸將怒其不屈遂遇害 蒙

古取金坊州 壬寅金以陳亳等州鹿邑城父諸縣

盜蠶起趣樞府遣官討之 己酉金更造興定寶泉

每一貫當通寶四百貫 是歲蒙古主及皇子卓沁

舊作尤察罕台 舊作察合 諤格德依 舊作窩闊 攻下西域

玉龍哈實 舊作玉龍 等十餘城

嘉定十五年 金元光元年蒙 春正月庚戌朔御大慶殿

受恭膺天命之寶先是翟朝宗得璽獻于朝既而趙

拱又得玉印文與前璽同而加大朝廷喜受之行慶

賀禮大赦賈涉移書史彌遠謂天意隱而難知人事

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尙未有可答天意者昔之

患不過於金今之患又有山東忠義與北邊宜亟圖

之彌遠不懌 辛亥金元帥惟弼破紅襖賊於張騫

店 丁巳詔撫諭山東河北將帥官吏 壬午金遣

官墾種京東西南三路水田 金行省參知政事巴

圖魯罷知河南府以去歲延安被圍屢請益兵故也

陝西西路轉運瓜勒佳德新瓜勒佳舊作夾谷今改上言曰伏見

知河中府巴圖魯廉直忠孝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實

朝廷之良臣也去歲兵入延安巴圖魯遣將調兵城

賴以完不爲無功今哈達邁珠各授世封而巴圖魯

改知河中府竊謂方今用人之時使謀略之臣不獲

展力緩急或失事機誠宜復行省之任使與承裔共

守京兆令哈達邁珠捍禦延安以藩衛河南則內外

安矣不報 二月祕書郎何澹言有司出題強裂句

讀專務斷章破碎經文宜令革去舊習使士子明綱

領而識體要攷注疏而辨異同從之 戊申金恆州

軍變萬戶呼延棫等十餘人殺掠城中焚廬舍而去

金主以歲幣既絕國用空虛己酉遣左監軍額爾

克

舊作訛
可今改

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南伐同簽書

樞密院事時全副之 三月丁巳賑江西州縣旱傷

戊辰金樞密院差委官賈天安上書言利害不報

時方議興南伐之師翰林學士楊雲翼言於金主曰

今之事勢與泰和不同泰和以冬征今將以夏往此

天時之不同也冬則水涸而陸多夏則水潦而塗淖

此地利之不同也泰和舉天下全力驅糺軍以爲前

鋒今能之乎此人事之不同也議者徒見泰和之易

而不知今日之難請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之手在

西邊者則搏而戰袒而射彼已奔北之不暇今乃陷

吾城而擄守臣敗吾軍而擒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

日侮我如此夫以夏人既非前日柰何謂宋人獨如